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

明　李清　撰

北史二十

孝文一太子四王

文成皇帝六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

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子銓字搜賢襲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反詐言國

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釁遣使覘詮動靜詮具以狀
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焚愉
突門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武
康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
仍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攻
信都鑒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降葛榮都督源子邕
與裴衍合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
愚按資治通鑑云改姓拓拔氏當從通鑑

孝莊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武襄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禮此蓋三公已上自漢以降多無此禮朕仰遵古典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親王有

朞親者為三臨大功親者為再臨小功緦麻為一臨廣
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斂日親臨盡
哀成服後緦衰而弔既殯之緦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
當否如何為須撫柩始喪為應盡哀闔柩黄門侍郎崔
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
高聰等議曰三臨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方遵
前軌臣等以為若朞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為哀之至
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

來親臨多缺至於戚臣必哭之東堂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後受慰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否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因不臨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議以為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既諸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諸將大斂帝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卑舊卑舊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後悉歸骸芒嶺不得就塋恒代其

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
就母亦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
卑欲移母就父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
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意其户屬恒燕身官京洛去
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之詔贈諸武衛
將軍謚曰剛帝親臨送子靈道襲卒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
牧犍女性貌特類外祖後為內都大官孝文嘗與簡朝

文明太后於皇信堂簡居帝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
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待之俟坐致敬問
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事妻常氏燕郡
公喜女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
竊求乞婢侍不能自禁甍時孝文不豫詔曰叔父甍背
痛慕摧絶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
宣武時改謚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謂納不以禮
不許為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齊國太妃祐位涇

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為後太安於若為從弟非相後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后妹琛憑恃內外在州貪惏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敘用廢於家琛以孝明始學獻金字孝經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為養息賂騰金寶巨萬騰為言

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伽藍記曰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不降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隴上聲乃令假為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皆流涕思家相率歸降秦氏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遣使向西域求名馬歸以銀為槽金為鎖鐶造文柏堂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絲為繩常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精鉢馬腦椀赤玉巵作工奇妙皆從西域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

王按行府庫錦蜀珠璣之類不可勝計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素自負富歸而惋歎三日京兆王繼往省之曰卿財不減彼何愧羡乃爾融曰始謂高陽富於我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笑而起

東益南秦二州氐反詔琛為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既總軍省求欲無厭進討氐羌大被摧破內恃劉騰無

所畏憚爲中尉彈糾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討鮮于修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伽藍記曰琛没後逢亂宅改爲寺京師士女多往觀河閒寺見其廊廡綺麗以爲蓬萊不過入其後園見飛梁跨閣高樹出雲咸歎梁王兔苑不如也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寛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於州贈太尉謚曰匡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

歲大飢延明減家財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孝明初為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性清儉不營產業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餘卷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敦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為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

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以軍乘之復東南境至宿豫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携新故民悉安業孝莊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顥敗奔梁卒於江南孝莊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帝王世紀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算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為之注皆行於世孫長儒孝靜時

襲祖爵

唐書宰相世系圖云文成諸子惟弘長樂二房子孫

聞於唐弘即獻文皇帝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

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

陵惠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

詳羽勰別見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

都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别置學選忠信
博聞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
政請世胙冀州詔曰畫田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
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户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
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
魏書載高祖詔羣臣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殷周抑
令漢晉獨擅上代禧曰願邁迹前王高祖曰為欲修
身改俗為欲仍染前事禧曰願傳之來葉高祖曰若

然必須改作卿等不得違禧曰上令下從如風靡草耳

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言不聽仍舊有故違者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正何必改舊從新此言應合死罪乃謂沖曰卿實負社稷沖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人之服仍為夾

領小袖何為違前詔禧對曰陛下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合處刑孝文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

冊府元龜曰帝有事方澤質明羣臣問起居帝曰時日甚暑遇大雲蔭密行人差得無獘禧曰陛下德感天地雖雨師洒道風伯清塵不過於此帝曰伊洛南面之中此陰陽風雨所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致

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帝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元弟禧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己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為愧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貪每加切誡而終不改採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聘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恪比纏尫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且

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進位太保領太尉帝親覽政禧意不安

魏書曰其國齋帥劉小茍每稱左右言欲誅禧禧歎曰我不負心天家豈應如此由是常懷憂懼

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黄門侍郎李伯尚謀反帝時幸小平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帝息於芒山止浮圖陰下少

時臥魏孫便欲行大事承祖私謂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癩且止帝尋覺悟俄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别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芒嶺已逢軍人皆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虎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解以釋悶龍虎欻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贓

不入已蓋有心規刺也禧不疑諷已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是箸渡洛水至栢堨顧謂龍虎曰凡夫尚有節義汝可勉心與太尉公同死龍虎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禧被擒送華林都亭著千斤鎖格命龍虎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謀氣言於禧曰玄象有變汝終為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諸妹公主

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罵曰正坐多取此婢輩貪
逐財物致今日事復何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賜死私
第
魏書曰初孝文閑宴言於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
逮汝等觀望取之無令他人有禧臨盡猶涕泣追述
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
絶其諸子屬籍禧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賚
高肇趙修二家餘賜内外百官逮於流外多者百匹下

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宮人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榻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此歌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聞絃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琇家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通弟翼字仲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不許乃與二弟昌曅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子並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曅弟坦襲翼與昌申屠氏出曅李妃出翼容貌

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封咸陽王翼翼讓嫡弟晷不許後為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謀舉州入國為梁武所殺翼弟樹字秀和一家獨立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位宗正卿後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為將領窺覦邊服

魏書曰時揚州降蕭衍兵武既衆衍將湛僧珍盡欲殺之樹以家國皆聽還

爾朱榮害百官樹時為郢州刺史梁武資其士馬侵擾

境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為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為盟樹恃誓不為戰備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欷初發梁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嘗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意朝廷知之俄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疾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絕舍人李昭

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為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為達野拔所殺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鄴葬樹梁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尚書令貞既葬還江南位太子舍人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貞為咸陽王送景使為魏主未幾景反畧字世茂梁封桑乾王卒於南坦一名穆字延和傲狠兇麤因飲醉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為道路患從叔安豐王延明切責之曰

汝之凶悖性與身長昔宋東海王褘志性凡劣時號驢
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號爲驢王禧誅
後坦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襲改封敷城王
永安初復本封咸陽王翼遷侍中孝莊從容謂曰王才
非荀蔡中歲翼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葢因禧死
後諸子爲彭城王勰收養故有此言
魏書曰禧没後乏衣食獨彭城王勰歲中再三時資
給之

孝武初見樹見禽坦見樹長且賢慮其代己密勸朝廷
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家難寄食江湖受其爵命
今者之来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
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去樹死竟不臨哭後
歴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宗師司州牧
雖禄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為御史劾
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為特進出為冀州刺史專復聚
斂毎百姓納賦先責絹五匹然後受又性好畋漁無日

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嘗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為太傅齊天保初準例降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南王位大將軍孝文篤愛諸弟

幹所生母甍孝文以幹故親往臨哭見魏書

以幹摠戎別道戒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

盧陽烏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
冀州刺史帝親餞于郊誡曰刑獄之理先哲所難既有
邦國得不自勵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
諮議參軍以匡弼之憑等諫諍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
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
冊府元龜有曰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
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
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政理律外重刑並可

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伐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政典御史中尉李彪將劾之會遇幹尚書下舍屏左右誡幹幹悠然不以為意彪表彈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密使左右察之無憂悔色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薨謚曰靈陪葬長陵子謐襲幹妃穆氏表謚及謚母趙等悖禮僭常詔曰妾於女君猶婦人事舅姑妾子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

何得黷我風猷可付宗正依禮正罪謐在毋喪聽聲飲
戲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後刺史岐州謐性
暴虐孝明初臺使元延至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檢覈之
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謐聞大怒鞭保
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間謐召近州人夫閉四門內外
嚴固搜掩城民楚掠備至又無事斬六人合城洶懼衆
大呼屯門謐怖登樓毀梯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
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靖馳驛喻之城人既見靖至

開門謝罪乃罷謚州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謚妃胡氏太后從女未發坐毆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車駕出拜圓丘謚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為御史所彈太后特不問覺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啟論謚贈假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謚兄諶字興伯性平和位都官尚書爾朱榮入洛啟孝莊欲遷都晉陽帝以問諶諶爭不可榮怒曰何關君而固執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公論奈何以河陰之酷恐諶諶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既無

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
罪諶其從弟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
若後數日帝與榮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
愚志有遷京意今見皇居壯觀何用去河洛而就晉陽
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議永安元年拜尚書
左僕射封魏郡王諶本年長應襲王封因父靈王愛其
弟謐以為世子孝莊詔復諶趙郡王位司空太保太尉
錄尚書事孝靜初拜大司馬薨謚孝懿諶無他才識歷

位雖重時人忽之

愚按諶讓爵止遷兩事即其才識史言非

謐弟譚頗强立少為宗室推敬卒於秦州刺史譚弟謙貪暴無禮位太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

魏書曰譚子景暄直閤將軍從出帝沒於關西　凡西入者皆免於高洋之屠故錄以幸之

廣陵王羽別見長子欣字慶樂節閔帝兄也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

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帝入關欣投託李延孫得達長安拜太傅錄尚書事欣于西遷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又為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統中為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丞相薨謚曰容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蓺京師名果皆出其園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為世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儻不恒孝文曰吾未能測此兒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異年器晚成耳太和九年封潁川王或說雍待士營譽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為諸王用名何為改封高陽後刺史相州帝誡曰為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難宣武初遷冀州刺史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司州牧帝幸雍第皆盡家人禮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尋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孝明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

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為宗師進太傅侍中領
太尉公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
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
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諮之忠尋矯詔將殺
雍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為
冀州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己不能匡正請反私門
魏書載雍表云先帝升遐儲宮纂統斯君父恒謨古
無加賞之義忠既人臣受恩先帝迎陛下東宮人臣

恒事耳如其不爾更欲何為而忠意氣淩雲坐要封爵臣知不可以權臣所欲因而授之臣罪何辭又言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謀臣賴在事執拒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反為忠廢忝官尸禄孤負恩私謹反私門伏聽司敗

太后感忠保護之勳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

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止於縷繒布服悉不得衣綾錦纈以金銀為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也

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朝晡侍講

孝明覽政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又詔依齊郡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禮揔攝內外與元乂同決庶政歲祿至四萬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昆弟莫比

伽藍記曰雍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

亘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綺從風出則鐃吹競發笳聲哀囀入則歌姬舞女絲管迭奏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厚自奉養一日以數萬錢為限李崇富埒於雍而性儉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

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欲以為妃宣武初以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許延昌已後踈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未幾暴薨多云雍毆殺也太后

許賜雍女伎未及送雍其閹竪丁鵜自至宮内料簡四人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推自熙平後朝政褫落不能守正唯唯而已及清河王懌遇害元乂專政大責歸焉嫡子泰頗有時譽位太常卿與雍同遇害贈太尉公高陽王謚曰文子斌襲歷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寛和居官重慎頗為齊文襄愛賞天保初準例降爵高陽縣公拜

右光禄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

魏書曰泰弟叡封濟北郡王子徽别見徽弟僧育封頓平縣開國伯後奔闗西

彭城王勰别見嫡子劭字子納孝莊兄也勰以忠遇害劭襲封劭善武藝少有氣節孝明初梁將寇邊劭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

册府元龜載劭表曰偽豎遊魂闚覦邊境勞兵兼時

日費千金臣仰藉先資詔饗厚秩思以埃塵用裨山

嶽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表云云

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青州刺史孝昌末太后失

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為安豐王延明所啓徵入為

御史中尉孝莊即位尊為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謚孝宣

皇帝妻李氏為文恭皇后子韶字世胄好學美容儀初

爾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

仲明尋為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

子僧副避難路中為賊所逼僧副恐不免令韶下馬僧副謂賊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舉刃逼之賊乃退韶逢一程老母哀之隱於私家居十餘日孝莊訪獲焉襲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太尉侍中録尚書司州牧特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公韶性行温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民有惠政好儒

學能禮致才彥愛林泉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剃韶鬚鬢加以粉黛衣婦人服自隨曰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乃誅諸元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于京畿地牢絶食啗衣袖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皆無遺

當云自道武已下不當云昭成辨見元景安傳

或父祖為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諸空中承以䂍前後死者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

談藪曰呼為元郎

都下為之久不食魚世哲從弟黃頭

魏書曰黃頭廢主安定王朗子襲安定王

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
孝文自洛北巡詳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
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
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矢及之帝拊掌欣笑詔勒銘
親自為制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
冊府元龜載帝詔詳曰比神遊何業丘墳六籍何事
非娛善正風猷肅是棊旅
孝文臨崩顧命詳為司空輔政宣武覽政為中大將軍

錄尚書事咸陽王禧謀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拜命夜暴風震電拔其廷中桐大十圍者倒立本處初宣武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慮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旣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猒公私營販

魏書曰詳嬖狎群小所在請托珍羞充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所費巨萬

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宅甚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
不見許與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
響噭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禮寵范氏愛等伉儷及死
葬訖猶毀隧視之表請贈平昌縣君又烝於安定王燮
妃高氏即茹皓妻姊詳既素附皓又緣淫好往來綢密
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
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
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

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惶迫以為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願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盛不復慮禍敗後為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冑常季賢陳掃靜等專恣狀夜即收禁南臺又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

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
號泣不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
貨物我實受之果為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
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
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衛甚嚴徙就
太府寺免為民别營坊館於河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
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
輩欲刧出之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

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就詳手覽得呈奏帝客令害之詳哭數聲暴薨初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至此夜母妻不至竟死奴婢手詔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賵物一依廣陵故事詳初禁以淫高事告母大怒詈之曰汝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以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啖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創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

新婦大家女門户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婿

魏書曰婦人皆妬獨不妬何也

劉笑而受罰卒無言詳貪淫雖闓遠近死之日罪無定

名遠近歎怪永平元年十月追復王爵謚曰平子顥襲

顥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為徐州刺史尋為御史彈劾

除名後賊帥宿懃明遠吒干騏驎等寇亂幽華等州乃

復顥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遠頻破賊解幽

華圍後蕭寳夤等大敗於平凉顥亦奔還京武泰初為

相州刺史御禦葛榮屬爾朱榮入洛推孝莊授顥太傅顥
以葛榮南侵爾朱縱害遂盤桓圖自安策事不諧與子
冠受奔梁梁武以為魏主假之兵將令北入永安二年
四月登壇燔燎於梁國城南僭帝位年號孝基孝莊詔
濟陰王暉業拒之考城為顥所擒
魏書曰又克行臺楊昱於滎陽爾朱世隆自虎牢退
走
孝莊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衆轉戰

屢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己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陵竊市里又加之酷飲朝野失望孝莊與爾朱榮還師討顥顥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敗被擒顥自轘轅出至臨潁為臨潁縣卒所斬初顥入洛之日暴風將進閶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有弘農楊昱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服袞冕不過六十日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

驚奔觸北宮鐵柱三馬皆死卒不成帝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顥弟頊孝莊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便意氣自得為時所笑顥敗潛竄為人所執斬於市孝武初贈太尉

唐書宰相世系圖云獻文諸子惟宏幹羽勰四房子孫聞於唐宏即孝文皇帝

孝文七男林廢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武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

獻王懌汝南王悅懷愉別見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文明太后賜其母死躬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后為立名恂字元道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為皇太子及冠於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進止儀體帝皆為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不容輕赴舅氏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子情

耳山陵在北侯太師事畢宜一往拜拜訖汝族祖南安
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温讀經籍如今日親見吾也後帝
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
深忌河洛暑熱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
諫恂甚銜之孝文幸嵩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
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久不行
帝聞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
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月

餘拘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冲並免冠稽首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

魏書曰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河朔天下未有無父之國何其包藏身與心俱

此小兒今日不滅乃國家大禍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為庶人置河陽服食所供粗免飢寒帝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乘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帝使中書侍郎

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賫椒酒詣河陽賜愉死時年十
五斂以麤棺常服瘞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
龍文觀坐法當死因告廷尉稱愉置河陽日有手書自
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為聞賈坐繫
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
本末尚出繫累病數日死初帝將為愉娶司徒馮誕長
女以女幼待年長先聘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為左
右孺子時愉年十三四帝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

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
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為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
未定戒之在色太子以幼年涉學不宜於正晝時捨書
御內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然之不令恂
晝入內無子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
勰甚器異之每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
年繼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

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年封宣武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斷決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搆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録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終成亂階又言於宣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假人以杜漸防萌今減膳録囚人君之事而司徒以

人臣行之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乃明君
失於上姦臣竊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宣武笑而不
應

伽藍記曰懌親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
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遺詔輔孝明
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懌詔裁門下之事又典
經義注時沙門惠憐自云咒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
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使療人于

城西之南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絶妖淫之禁皆以大明正防邪漢末張角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與今不異遂能脏誘生人致黄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明堂五利僥終嬰顯禍今其類是乎太后以懌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為己任

資治通鑑曰懌美風儀胡太后逼幸之然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

領軍元乂太后妹夫恃寵驕盈懌裁以法每抑黜之為
乂所疾乂黨人通直郎宗準希乂旨告懌謀反禁懌
門下訊問事得雪乃釋之懌以忠獲謗集古忠烈士為
顯忠録二十卷見意正光元年七月乂與劉騰逼孝明
於顯陽殿閉太后後宮因懌門下省誣懌罪狀遂害之
時年三十四

伽藍記曰懌第宅豐大西北有樓樓下有儒材館退
賓堂斜峰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堦叢花藥懌愛

賓客重文藻才莫不輻輳臣佐並選才俊至於清辰明景騁望南臺珍羞具設琴笙並奏芳醴盈罍佳賓滿席

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者聞懌喪為剺面者數百人

伽藍記曰太后還揔萬幾追贈懌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鑾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

文獻圖懌像於建始殿徙王國三卿爲執戟近代所無也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俶儻難測妃閭氏即東海公女生一子不見禮有崔延夏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术之屬輕與出採宿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惟食麥飯又絕房帷而更好男色撻妃妾同婢悅之出也妃居别第靈太后引入檢問窮悅事故妃病杖伏牀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杖妃普令禁斷凡

諸親王及三藩正妃有疾百日上皆遣奏聞若猶行拯
捷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為元乂所害悅畧無讎恨以
桑落酒候之盡其私佞乂大喜以悅為侍中太尉臨拜
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翫不時稱旨召亶杖之百亶居廬
未葬形氣羸弱殆至不支仍呼阿兒親自循撫悅又為
大剉碓置州門盜者便欲斬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
事姦偷為暫息及爾朱榮舉兵向洛悅奔梁梁武厚相
資待孝莊崩立為魏主號年更興節閔初遣兵送悅置

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神武既誅爾朱以悅孝文子宜承
大業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動為罪失乃止孝武
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節閔素有德望悅屬尊地近
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贈假黃鉞太師司州牧大司馬
王如故諡文宣子穎與父俱奔梁卒於江左
愍按孝莊一子未名節閔一子子恕普泰元年封勃
海王孝武改封沛郡王齊受禪爵例降文帝八子除
廢恭二帝外寧儉謹儒公見本紀武都王戊見乙弗

后傳孝靜三子長太子長仁與不知名二子俱見本紀因北史魏書皆略故録此以補其闕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特標令望延明學業該贍加以雅談之美及於永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獻文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斃於森中人而無儀各宜遄死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至於撓敗實尸其闕北海義昧鶺鴒奢淫行喪雖禍發青蠅亦自貽伊戚顥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

覆之與庶人險暴之性自幼而長至廢黜不得其終斯
朱均之性堯舜不能訓也淸河器識才譽以懿親作輔
時鍾屯詖始遘墻茨之逼遲屬道消晚扼兇權之手悲
哉汝南性致狂逸以天人所棄卒嬰猜懼之毒盎地逼
之尤也魏自西遷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寛仁性罕
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
祚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
遷枝葉榮茂足愈前代矣

予為續一語曰悲夫東魏元氏之獨為葅醢也又曰
予因是有思夫新唐書之作元氏世系圖也自景穆
文成獻文孝文皆有子若孫聞於唐獨縣太武遡道
武無餘房則當穆然於參合之屠與六州之赤地矣
故吾謂族元之高洋有胎反胎自二君雖然元氏甫
盡則洋暴死或曰洋酷故殃及其身或曰道武太武
酷故毒流於後予曰兩有之元氏盡則洋死元氏不
盡則洋亦不死然則元氏盡而不盡又延西魏及唐

何也仁哉孝文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